

元末義兵述論*

黃文榮*

摘要

元末政治動盪，各地動亂時起，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地義兵紛湧而起，他們為朝廷、為族人，自募民兵抵抗反軍，他們有熟悉地理環境的先天優勢，加上為鄉為家奮鬥的理念下，常能發揮精強的戰鬥能力。

本文所討論者，即是元末動亂時，義兵抵抗反亂軍的活動。根據本文研究，吾人可知義兵的興起與官軍作戰之不力具有相當關係，為了弭補官軍之不足，元廷便希望藉由募兵來解決艱苦的作戰環境。而地方人士之所以受募成為義兵，其因有保家衛鄉、忠義觀念以及求功名利祿三者。尤其是保家衛鄉更是民間人士自組義兵的重要關鍵，甚至凌駕了對元廷的忠節。

其次，在義兵的組成方面，民兵的來源眾多，造成人員素質良莠不齊。至於義兵統領的身分大致分為官方與民間人士。官方的義兵統領多由地方官充任，民間的義兵統領則不外乎富豪大族、士大夫、僧道人士，以及一些士卒平民，他們之中不全然是有財有勢的地主階級。在義兵的經費來源方面，其組織經費多出自富家大族的捐輸，義兵將領的個人家財，與官方的支援。

第三，義兵在元末動亂中的表現，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者，如

* 感謝匿名審查教授的建議與指教，不僅減少了本文的錯誤，也提供了研究的新方向，在此特別致謝。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保家衛鄉，抵禦外侮，進而協助官軍剿滅敵寇。而負面表現，則是劫掠地方，甚至據地稱王、獻地投敵。然而隨著高郵之戰的落幕，義兵逐漸趨向負面作為。究其因，高郵之戰不只拯救了張士誠政權，也間接讓各地紅巾勢力再度復甦，這一敗元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更重要的是，元廷兵敗後，竟陷入嚴重的內鬥中，致使朝政混亂，甚至援引外軍作為政治資本。惡鬥的結果，使義兵在無官方奧援的情況下，遭受反元勢力的攻擊，只能投降敵軍。此外，賞罰不公、部分官員的舉止失措、朝廷對義兵的猜忌、無法有效掌控義兵、義兵對久戰的厭惡，以及割據群雄的兩面手法，都破壞了義兵對元朝政府的向心，也是擁元義兵逐漸消逝的原因。

關鍵詞：

元朝、元末時期、義兵

元末義兵述論／黃文榮*

- 一、前言
 - 二、義兵的興起
 - 三、義兵的組織
 - 四、義兵在變亂中的表現
 - 五、結語
-

一、前言

元末政治動盪，各地動亂時起，此時元軍已非元初的驍勇，面對各地反亂只能莫可奈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地義兵紛湧而起，他們為朝廷、為族人，自募民兵抵抗反軍，他們有熟悉地理環境的先天優勢，加上為鄉為家奮鬥的理念下，常能發揮精強的戰鬥能力。當敵軍來攻時，義兵們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故常見「賊船百艘卒至，眾皆舛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¹官兵未戰先潰，民軍卻頑強抗敵的情況。義兵儼然為元末特殊的現象之一。

本文所討論者，即是元末動亂時，義兵抵抗反亂軍的活動。由於觀察角度不同，史料對這些義兵也有不同稱呼，有民兵、民義、義兵、鄉勇以及鄉義等。不過這些不同記載卻有相似的特色：一是這些義兵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¹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8），卷24〈趙君墓銘〉，頁420。

多由召募或自組而來，與世襲官軍不同。二是組成分子以非軍戶者為主。三是他們是地方抗亂、保鄉衛里的基礎武力。故本文所指義兵，實包含民間自募而未有官方頭銜的民兵、鄉勇，與官吏私募的非正規軍，係採廣義的義兵解釋。

近年來，研究元末動亂的學者雖不在少數，也有不少精闢見解的呈現，但多限於農民起義或元末群雄的活動，對於義兵僅是概略論及，少有人以義兵為觀察重點，當中亦有過分強調民族意識與階級革命的性格，以致立論略失偏頗。故筆者不惜野人獻曝，擬以《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的豐富史料為基礎，從地方鄉紳與元廷立場觀察元末義兵活動，採史料分析的方式，試圖重構元末義兵的建立、發展以及特色，希望藉此填補義兵研究的不足。如有不當之處，還望不吝指教。

二、義兵的興起

義兵的興起實與元末動亂息息相關，是在這種多變動亂的環境刺激下因而產生。然欲求義兵興起之因，還得先考慮到軍事上的問題，即元朝官軍之不振。元朝軍隊隨著天下太平的到來，逐漸喪失大蒙古國時期的驍勇精神，竟出現「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的情況。²腐敗的軍隊遇到了至正年間的動亂就越顯無力。至正六年的四十名盜賊劫會通河船三百艘，官軍「莫能捕」。七年，「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³三十餘人的花山賊居然使「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官軍的戰力如此，陶宗儀也不得不感嘆：「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

² 脫脫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37〈阿禮海牙傳〉，頁3317。

³ 同上註，卷41〈順帝紀四〉，頁879。

其數也夫」！⁴甚至素號精悍的「阿速軍」，也在統帥黑赫高呼「阿卜！阿卜」⁵，遇敵即走，毫無作戰的意願。⁶所以葉子奇說：「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炮，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不振也」。⁷實非虛言。

除了戰力低下，擁有不理想的質，官軍的量其實在戰爭中也占不了多少優勢。星吉至太平，「調寧國、廣德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⁸江浙等處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總兵出征，公以官兵不滿二百，且羸弱，不足討賊」。⁹廣德千戶伯顏不花率百戶二名，軍人竟只有四十一名。¹⁰如此窘境，官府只好求助民間，伯顏不花所率隊伍中，就有民義二百五十九名。星吉與月魯帖木兒也分別召募義兵千餘人從事征戰。義兵對元廷而言，的確是協助官軍作戰，剿平亂事的利器。至於地方百姓爲何要組織義兵，則是另一個需要探討的原因。筆者以爲義兵之興實不外乎：保家衛鄉、忠義觀念，以及求功名於後的心態，下文即從這三者觀察。

⁴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8〈花山賊〉，頁 351。

⁵ 據審查老師所言，阿卜爲蒙古語「yabu」的譯音，即「走」的意思。

⁶ 權衡著、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63。

⁷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克謹篇〉，頁 48。

⁸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台北：中華書局，1960），卷 34〈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頁 3。

⁹ 危素，《危太朴文續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7），卷 7〈月魯帖木兒公行狀〉，頁 569。

¹⁰ 解縉等，《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611〈南台備要〉，頁 1322。

（一）保家衛鄉

保家衛鄉可說是民間義兵組成的原始動機，也是主要動力。元末動亂促使許多豪勢之家、市井小民，在盜賊與反元勢力的壓迫下，嘗到了家破人亡的命運。溧水大姓端氏，「群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百餘家」，至正年間「兵琢方張，咸蕩為灰燼」。¹¹金溪一帶遭大亂之禍，「豪勢之家焚蕩播遷，靡所底止」。¹²動亂之際，地方大族、富豪勢家多因「懷璧其罪」，富裕的家中成為不肖分子掠奪的目標，此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為亂賊所污，保其家，復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不多見也」。¹³張世誠據姑蘇後，「軍需徵賦百出，昔吝財家戶，破家剝床，目不堪睹」。¹⁴富甲福山的曹氏亦因張士誠進據，「眾肆攘掠，一夕而空」。¹⁵兵禍不只降臨在富豪之家，無財無勢的平民也常受無妄之災。「農民起義」並不只是「狠狠地打擊地主」，他們同時也殺掠平民，奪人妻子，造成「污人女婦、剽鹵至雞犬」¹⁶、「殺人如麻，大肆劫掠」¹⁷、「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¹⁸，這些景象都可見於文集、方志中。對初期的反元勢力而言，只有同夥與非同夥，他們並沒有以禁殺掠的手段來獲取民心，反而以此激勵同伴間的士氣，以致所到之處多所殘破。不

¹¹ 《宋文憲公全集》，卷1〈溧水端氏家牒序〉，頁17。

¹²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8〈元魯吳公墓誌銘〉，收錄陳高華、楊訥主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48。

¹³ 《解學士文集》，卷九〈劉君象賢〉，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239。

¹⁴ 《青樓集》，張擇，〈青樓集序〉，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421。

¹⁵ 《平吳錄》，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420。

¹⁶ 《宋文憲公全集》，卷48〈王先生小傳〉，頁16。

¹⁷ 《嘉靖崑山縣志》，卷13〈雜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590。

¹⁸ 《宋文憲公全集》，卷43〈葉治中歷官記〉，頁6。

過仍須說明的是，由於紅巾軍¹⁹帶有強烈的末世觀念、宗教色彩以及階級意識，因此他們對於士大夫或富家豪室的敵視與破壞相對較高，與這些精英階層的合作互動也較為缺乏。而非紅巾軍者，如張士誠、方國珍則不然，他們雖有破壞地方之舉，卻沒有紅巾軍的強烈排他意識，對於願意合作的士大夫或地方豪強，多予高位拉攏，甚至屈身就教。是故與紅巾軍相比，非紅巾系者與封建勢力的互動較為頻繁。

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鄉紳、百姓爲了保全地方，只好「以戰止戰」，組織武裝力量對抗反元勢力與盜賊的入侵。撫州失守時，鄧彥誠就以「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號召鄉里少年，立寨於金溪雲林山，屢退賊鋒，「荐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²⁰「少負勇略」的吳復於四方兵起之際，以「所在皆被寇掠，我等豈能安處，當與眾團結立寨，庶可保障鄉里」，於是團結鄉民，「結寨以自固」。²¹至正年間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爲患害」，華高「慮蹙迫州境，即於所居黃墩結集水寨，招募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爲禦侮計」。²²著名義兵領袖汪同，他的起兵也是因爲「鄉里遭焚掠逃竄，乃推同爲首，依山谷保據捍御之」。²³這都表現了民間義兵保鄉衛家的組織個性，他們絕大多數的起兵之因，無非是「衛宗人」、「保鄉里」，與官方招募義兵的動機顯有不同。可以說民間自組義兵的動機實以保鄉爲務，若純以忠義解釋，並不能完全說明。

¹⁹ 紅巾系指韓林兒、劉福通爲主的北系紅巾，與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等南系紅巾。紅巾系多以宗教爲號召，與非紅巾的張士誠、方國珍以私人武力興起有所不同。

²⁰ 《宋文憲公全集》，卷 16〈清風亭記〉，頁 4。

²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卷 157，頁 2439。

²² 《宋文憲公全集》，卷 5〈巢國華公神道碑〉，頁 1。

²³ 趙汭，《東山存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四庫全書珍本 343），卷 7〈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頁 34。

(二) 忠義觀念

元代後期，江河日下的元廷竟能在動盪中維持十七年之久，直到至正二十八年才被推翻，這種情形的出現當然有很多因素，然而忠義觀念的作用是絕不能忽略的，尤其對在職官員與士大夫來說。元朝雖然以異族之姿入主中國，不過「行中國之道」，卻使不少漢族認同了這個政權。²⁴除了本有守土之責的官員外，不少漢族士人、鄉紳，他們也願意輔助元朝政府，在元末的戰爭中表現出不肯屈服的精神。蘭田賴作霖，以「吾家自唐、宋號稱忠義，豈忍坐視梟獍之毒吾郡耶」！遂集鄉民，大破賊眾，「終元季之亂，賊不敢犯蘭田」。²⁵掾史堵無傲率官軍、民兵討賊，行前以「國家有事，食君祿而不以身殉之，是無君也，焉能自立於世」！後來不幸陣亡身殉。²⁶元末江西亂事四起，劉明道不與鄉人「契家逃避」，反而認為「大丈夫死為忠義鬼，豈能向草間求活」。於是召募壯勇，守衛郡城。²⁷不僅以忠作為號召，以義為訴求亦是地方舉兵的另一動機。章溢退居田里時，得石抹宜孫檄令，即號召群眾，「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遂集少年勇壯數百人助擊敵軍。²⁸儘管這種忠義觀念是不少義兵統領組織義兵的原動力，不過吾人還是不能忽略更多的民間義兵僅是為了保衛家鄉，免受寇害，而與官軍合流。胡嘉祐助官滅寇的動機，是「鄉鄰有

²⁴ 蕭師啓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32，頁 83-85。

²⁵ 《解學士文集》，卷 7〈萬安賴氏源流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309。

²⁶ 《白雲稿》，卷 10〈堵君哀辭〉，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36-437。

²⁷ 《解學士文集》，卷 9〈忠義大夫吉安路總管劉明道神道碑〉，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82。

²⁸ 《宋文憲公全集》，卷 4〈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頁 12。

急，可坐視之乎」！他知道所率民兵千餘不足滅賊，只是「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另一義兵呂玄明勸他移居他守，胡氏更指出：「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眾之所以集也」。²⁹明白道出民眾組織義兵的原因，實以保鄉為主要目標。這種民間自組義兵有相當程度是附和官軍以為聲勢，希望以官方為號召，力求團結，俾能保障鄉里，「使郡人知官軍有必至之期，無敢輕於從賊」。³⁰他們不見得不忠於元朝政府，但前提是這個忠義必須符合鄉里利益，避免「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因此「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不終」。³¹這種政治態度的轉變即是利益考量下的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三）求取功名利祿

如果說保衛鄉里是民間義兵興起的主因，官募義兵則偏重以忠義觀念為號召，那另一個不能低估的動機——求取功名利祿則是官方與民間義兵都持有的希望。動亂之際，常是時勢造英雄的絕佳時機，不少英雄人物、平民百姓，以及投機分子，只要掌握機會，便能在這個時代大展鴻圖，進而名留青史。而部分義兵領袖為了尋求利祿之途，也在此時「或憑城郭，或據山寨」。³²稍具忠義者便以此「內援官軍，外御諸盜」，協助元朝政府平亂。不過「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皆是」³³、「假元為名，分割境土」³⁴的情況，更反映了起事觀變以此求名爵的

²⁹ 《蘇平仲文集》，卷3〈胡嘉祐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614。

³⁰ 《東山存稿》，卷4〈休寧縣達魯花赤巴侯武功記〉，頁28。

³¹ 宋濂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24〈陳友定傳〉，頁3717。

³² 劉基，《誠意伯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62）卷1〈瑞麥頌〉，頁15。

³³ 轉引自周良霄、顧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679。

³⁴ 《誠意伯文集》，卷1〈瑞麥頌〉，頁15。

心態。

絕大多數的義兵來自招募，這些受募義兵不乏有為財而死之人。元朝政府在亂事紛起時，屢立賞格，寄望在重賞之下能有勇夫，解決部分地區「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的情況。³⁵雄霸浙東的方國珍，初期為元廷效力，是討伐海賊的義士，他「慕賞功官爵，募眾至數千人」，「亦欲向功，為國宣力」，後來因地方政府的舉止失措，失望之餘才入海為寇。³⁶方國珍舉兵為亂後，元朝政府也立即「有宣數道、敕數十道，懸以購人立功」。³⁷不少地方人士皆以此為飛黃騰達的機會。臨海葉文學，遇方氏之亂，認為「此吾取功名時也」。因而團結鄉兵以圖之。³⁸名進士泰不華在方國珍復叛時，對義士稱：「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以此激勵義兵殺賊之心。³⁹慶元趙觀光深知義士之心，指出「募以厚資，示以重賞，其人必樂為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⁴⁰合肥王珪，少時為淮西廉訪司卒，一日見長官威儀尊崇，遂有「將相無種，在人為耳」之念，「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⁴¹可見求取功名利祿對義兵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之一，也是他們之所以忘生就死的推力。

此外，日本、大陸學者曾提出「階級鬥爭是元末叛亂的源頭」、「義兵是地主對階級鬥爭的反動」說法，筆者認為此說仍有商榷之處。元末的義兵領袖是否全為地主階級，下節〈義兵的組織〉對此有初步討論。至於以階級鬥爭來解釋元末紅巾軍或其他反元勢力的作為，恐怕

³⁵ 《閑中古今錄摘鈔》，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581。

³⁶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49。

³⁷ 同上註，頁 50。

³⁸ 《始豐稿》，卷 14〈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戶府副萬戶葉君墓碑〉，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608。

³⁹ 《元史》，卷 143〈泰不華傳〉，頁 3425。

⁴⁰ 《王忠文公集》，卷 24〈趙君墓銘〉，頁 420。

⁴¹ 《明太祖實錄》，卷 221，頁 3237。

也不是以此可以涵蓋。元末義兵的興起固然不乏「階級鬥爭」的影子，但以此為元末動亂或義兵組織的因素，則有不妥。

三、義兵的組織

義兵是元末動亂的相應勢力，他們反抗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定的反政府勢力——紅巾軍、非紅巾軍與各地盜賊，這股勢力在元末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元末動亂下的特殊產物，是故對其組成分子與各項相關事務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義兵統領的身分分析

探討義兵統領的身分前，必須先了解義兵的組成基礎為何？大體而言，義兵的組成分子以地方百姓為主。《元史》載行台御史大夫朵爾直班至商州，即「募民為兵」。⁴²國子生卞琛所統丁壯「皆民兵」。⁴³面臨大亂，縣尹盧琦與義士呂用賓父子，僚友伊守禮，「大募民兵擊之，屢戰屢克」。⁴⁴張貴和、張繼和兄弟「集兵捍境，鄉里從義者多歸之」。⁴⁵鄉兵、民兵在史料中亦被稱為土兵，如星吉募土兵，⁴⁶淮、漢賊起，荆門不守，荆門知州聶炳募土兵七萬人。⁴⁷凡此皆是官員所募義兵為在地民眾的顯例。

⁴² 《元史》，卷 139〈朵爾直班傳〉，頁 3359。

⁴³ 同上註，卷 194〈卞琛傳〉，頁 4399。

⁴⁴ 盧琦，《圭峰集》（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卷下〈永春縣重建公署記〉，頁 739。

⁴⁵ 《萬曆慈利縣志》，卷 15〈人物志〉，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31-232。

⁴⁶ 《元史》，卷 144〈星吉傳〉，頁 3439。

⁴⁷ 同上註，卷 195〈聶炳傳〉，頁 4414。

除了募鄉民爲義兵外，還有不少大族以族人，或家丁、奴僕、丐戶爲兵。如浙東陳恢當方國珍舉兵之際，「聚族人及鄉之好義者御之」。⁴⁸劉綸、劉據兄弟「悉驅其家蒼頭與相雜伍」，以此爲義兵。⁴⁹至正年間被舉爲百戶長的江秀敏，率家丁九百人爲義兵，出征討賊。⁵⁰「會稽典史，值海寇亂，籍丐戶三百人爲義勇，乘其素不平之氣而厚遇之，嘗得其死力」，這位典史因此超陞爲府通判。⁵¹而不法之徒也有參與義兵者，意圖以官號作威於鄉里，如寧國周鎬、周銘兄弟，「招集亡命，謂之民義，翼附官軍以爲聲勢」。⁵²萬戶府監軍哈刺不花、溫州平陽翼千戶趙光遠，所率諸兵「皆素無賴販鬻私貨者」。⁵³

還有，爲因應某些特殊地理環境，弭補「駐海兵單」的窘境，元廷也獎勵某些特殊身分人士，加入義兵行列，下詔沿海一帶募鹽丁、灶丁或水工爲義兵。⁵⁴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當地水土，特別召募瀕海鹽丁爲軍。⁵⁵孛羅帖木兒也曾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用以抵抗紅巾。⁵⁶而最特別的是，不少宗教人士在官方「參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當爲世用」的想法下，參與義兵行列。⁵⁷永嘉橫舟和尚，善用各種兵器，又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因禮致

⁴⁸ 陳相、謝繹，《弘治赤城新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77），卷 13〈人物〉，頁 312。

⁴⁹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6），卷 8〈劉綸劉據傳〉，頁 275。

⁵⁰ 魏瀛等，《同治贛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 100），卷 51〈人物志〉，頁 943。

⁵¹ 葉權，《賢博篇》（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2。

⁵² 鄭玉，《師山先生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卷 7〈有元封幹縣尹鮑先生墓誌銘〉，頁 58。

⁵³ 湯日昭、王光蘊，《萬曆溫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211），卷 18〈雜誌〉，頁 253。

⁵⁴ 《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591。

⁵⁵ 《元史》，卷 187〈遼魯曾傳〉，頁 4293。

⁵⁶ 同上註，卷 195〈孛羅帖木兒傳〉，頁 4418。

⁵⁷ 《南村綴耕錄》，卷 28〈軍前請法師〉，頁 353。

於台」。⁵⁸另外，紅巾軍的強烈宗教信仰，也促使不少以正統宗教自居的釋道之人，團結對抗紅巾軍。寓居泉州的釋大圭即云：「賊起南州不出兵，守攻一切付諸僧」。⁵⁹他們在動亂中成為義兵的組成分子之一。

誠如上述，義兵來源包括鄉民、族人、奴僕、鹽丁、灶丁、水工、宗教人士，甚至不法之徒，組成分子相當繁雜。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人數眾多的民兵集結後，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義兵統領就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大體而言，義兵統領的身分包含中央官、地方官為主的政治精英，富戶、地主等經濟精英，儒生、處士、僧道等知識精英，以及武斷鄉曲，在地方擁有龐大勢力的社會精英。但無論何種階級，可以發現領導人物並非純以地主可以解釋。義兵的組織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為民間自組，二為官方招募，故其統領可概分為官員與平民。

1. 官員

對元政府而言，元末動亂的舉事原因雖有各種因素，但他們表現的行為卻都是反政府舉動，損害官方威信、統治的行為，所以官方對這些事件，必須嚴加查辦，以穩固元廷的統治。而官員們在「吾今為王臣矣，當勤王事」⁶⁰、「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的忠君觀念下，自然擔起了平亂之責。另一方面，官員們擁有較多的行政資歷，亦不乏智謀之士，所以元廷也樂意使他們募兵平亂。元政府起用唐兀人邁里古思，即因「公名進士也」，「其人文足以撫眾，武足以威敵，若討之，莫如公宜」。⁶¹世居河西的高昌貴宦之後八忒麻失里，「以材勇聞」名京

⁵⁸ 《誠意伯文集》，卷 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 129。

⁵⁹ 釋大圭，《夢觀集》，卷 4〈賊起〉，轉引自唐立宗，〈陳友定與元末福建地方政局（上）〉，《大陸雜誌》（100：1），頁 28。

⁶⁰ 顧振宇，《萬曆仙居縣志》（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叢書集成續編 231），卷 12，盧俊民〈吳仲修忠孝坊記〉，頁 207。

⁶¹ 《宋文憲公全集》，卷 44〈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頁 9。

師，紅巾起事後，省臣特以其為省宣使，募壯士抗敵。⁶²元朝政府甚至打破迴避本籍，選擇熟悉當地民情風俗者，以助平亂。吳當因「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之職。⁶³至正十六年，盜犯仙居境，「總制其鄉之義兵」的同知吳揚亦是「仙居為吾父母邦」的本籍地方官。⁶⁴

由於義兵多為地方募兵而來，故其領袖與地方實有相當關聯性，絕大多數的義兵由負有守土之責的地方官負責募集，他們接受中書檄命募民為兵，或受詔「團結義兵」，也有部分地方官私募兵勇禦敵，是故義兵統帥中有不少地方官擔任。至正十二年，元廷頒令「各處試用守令，並授兼管義兵防禦諸軍奧魯勸農事，所在上司不許擅差」，明確表示地方官有負責辦理義兵事務。⁶⁵十七年更下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⁶⁶因此史書中有不少地方官召募義兵之舉。貢師泰為平江路總管領義兵出戰張士誠。⁶⁷廣寧路總管郭嘉受詔「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部眾之強甚至有「甲兵之精，稱嘉為最」之說。⁶⁸畏吾兒籍的同知伯顏不花的斤「會徽寇犯遂安」，亦將義兵平之。⁶⁹靖安縣達魯花赤潮海與縣尹黃紹為禦賊亦集義兵。⁷⁰諸如此類的記載屢見於《元史》中，可見地方官實為義兵統領之一。

⁶² 《東山存稿》，卷 4〈休寧縣達魯哈赤八侯武功記〉，頁 24。

⁶³ 《元史》，卷 187〈吳當傳〉，頁 4298。

⁶⁴ 《萬曆仙居縣志》，卷 12，盧俊民〈吳仲修忠孝坊記〉，頁 207。

⁶⁵ 《元史》，卷 42〈順帝五〉，頁 897。

⁶⁶ 同上註，卷 45〈順帝八〉，頁 940。

⁶⁷ 同上註，卷 187〈貢師泰傳〉，頁 4295。

⁶⁸ 同上註，卷 194〈郭嘉傳〉，頁 4397。

⁶⁹ 同上註，卷 195〈伯顏不花的斤傳〉，頁 4409。

⁷⁰ 同上註，卷 195〈潮海傳〉，頁 4424-4425。

2. 民間人士

除了官員外，義兵統帥中有更多是無官無銜的平民出身，當然這與平民生與斯長於此，在戰亂中是直接受害者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因為一旦賊發入城，身家財產不僅難保，自身性命也是岌岌可危，他們是戰爭破壞下，最直接的受害者。基於避難保鄉，同仇敵愾的心理，所以組織義兵，對抗起事者的騷亂，實責無旁貸。元朝政府深知民氣可用，在亂事大起之際，數次檄命地方集結義兵抗亂，「於賊未至之前一日，蒙鈞批團結鄉兵，守護縣治」。⁷¹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檄命，起義兵的人，多是極具威望的富家大族，然而掌握文柄，通經知史的士大夫與廟宇住持，他們更具有強大的群眾號召力。胡深之師王毅，「粗有力，蒙鄉人信服，令為表倡，首舉義兵」。⁷²學者季文與章溢的雲合響應，也使眾至萬人。⁷³天寧寺住持舜田方於盜起四方之時，「宣力扞城，早夜不忘滅賊」。⁷⁴分水縣治為盜竊據，主僧普潤猶守義不屈，以致寺為其所毀。⁷⁵這都表現出土大夫與廟宇住持在義兵組織中的地位。

然而，組織義兵，要人效其死力，不只靠本身威望號召群眾，以金錢的魔力，吸引民眾加入義軍也是另一種辦法。況且動蕩時期，家大業大的資產之家就算未曾迫害他人，卻還是反政府勢力殺掠竊盜的對象。「見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殺其人」，紅巾軍所至之處「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無獲免者」⁷⁶，這種「殺掠巨室」，奪其產的情況在當時並不少見。為求安身立命，或響應官方號召，富家大族與

⁷¹ 王毅，《木訥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 1324），卷 3〈上黑元帥書〉，頁 240。

⁷² 《王忠文公集》，卷 22〈縉雲郡伯胡公行狀〉，頁 401。

⁷³ 《木訥齋文集》，卷 3〈上黑元帥書〉，頁 240。

⁷⁴ 《誠意伯文集》，卷 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 129。

⁷⁵ 《王忠文公集》，卷 11〈甘泉寺佛殿記〉，頁 208。

⁷⁶ 刑址、陳讓，《嘉靖邵武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91），卷 2〈黃鎮成撰碑〉，頁 587。

稍具資產者紛紛捐家財組織義兵。胡嘉祐「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⁷⁷書院山長陳善在張士誠入侵時，「出私幣，募勇壯三千人，即所居爲營以拒之」。⁷⁸江日新與其弟散家財募兵，得三千人。⁷⁹宜黃曹孟仁「盡用其產以募士，無留幣焉」。⁸⁰募民爲兵的方式，雖然極爲有效，然而它的龐大負擔，令人不敢小覷。星吉爲因應亂軍來攻，特別募兵支援城內不足的軍力，「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⁸¹一人給五萬，二千人就達一億，募民爲兵的費用之高，無怪乎史籍言募兵者需「傾家資」而爲，顯示出富戶在義兵活動中的重要性。

義兵不只保障了州里安全，也使元室江山不致於迅速易主，地方大族與士大夫這些統率義兵的中堅分子，他們對元廷的貢獻確實無庸置疑。不過我們卻不能以此稱義兵爲「地主武裝」，而忽略某些非地主、士大夫的義兵領袖。清江戍卒劉天佑與義兵鄒民用等結寨抵禦紅巾。⁸²「劉清之爲浮屠，沈壽之出雛卒」，他們都因率軍抗敵而死，入祭節士祠中。⁸³這些頗得人望、受人愛戴的義兵領袖並非家財萬貫、智慧超人，或具有過人家世者，卻在群眾中擁有一定的領導與號召力，能聚集群眾使其勇於抗敵，可說是韋伯所言的「卡理斯瑪」(charisma)型人物，

⁷⁷ 《蘇平仲文集》，卷3〈胡嘉祐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614。

⁷⁸ 《滎陽外史集》，卷25〈嘉興宣公書院山長華廷陳君事績詩序〉，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428。

⁷⁹ 彭澤等，《弘治徽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81)，卷九〈人物〉，頁36。

⁸⁰ 《弘治撫州府志》，卷24〈人物〉，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150。

⁸¹ 《宋文憲公全集》，卷34〈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頁3。

⁸² 《同治臨江府志》，卷26〈人物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149。

⁸³ 《同治南昌府志》，卷13〈節士祠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137。

他們獨特的領袖魅力成爲民眾追隨的動力。⁸⁴這些缺乏背景的人物，以個人特質爲號召，對大眾誘之以利，動之以害，同樣能組織出一支與反亂軍對抗的精兵。

此外，根據本文附表尚有一點值得注意之處，即義兵統領身分似有區域性的區別。筆者統計浙東一帶義兵統領共三十三人，其中具有官員身分者十二人，平民百姓則占十九人，不詳身分者二人，這似乎反映了浙東一帶本土勢力的強盛。與之相反，腹裏、河南一帶以具有官方身分的義兵統領居多，十八人中有十人爲官員，八人爲無官職頭銜的平民百姓，其中田豐、孟本周、余寶、王信四人應是元廷「聽富民願出戶」而封的義兵萬戶、千戶，故其身分當爲地方富豪。從這四位受官方承認的義兵萬戶、千戶，與李思齊、察罕帖木兒立功受封的情況來看，似可見官方對北方義兵尚有一定控制力，所以募兵工作多爲官方主導，或由官方事後授職。而浙東與此不同，也許是戰時此地受隔於外，政府號令難行，相對來說控制力較爲薄弱，民間擁有較多權力。亦或如日本學者所言元朝自亡宋後，在政治上便有「支配江南的脆弱性」，使豪民得以武斷鄉曲，享有較多自主權。⁸⁵無論何者，浙東義兵組織以民間人士主持較多的情景是值得關心的焦點之一。

另一方面，浙東反方國珍的義兵，與北方義兵立功授職也有不同。不少浙東義兵奮勇作戰，「傾家募士，爲官收補，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手，足不沾一命之及」。⁸⁶從附表所見，浙東民間義兵統領立功後，能得授官方職銜者的確較少，不知是否如學者所言是元廷「對漢族地主

⁸⁴ 莫姆森 (Wolfgang J Mommsen)，《支配的類型：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導言，頁 3-21。

⁸⁵ 檀上寬、阪倉秀澤，〈元末民眾の叛亂〉，收入谷川道雄主編，《中國民眾叛亂史》2 (東京：平凡社，1979)，頁 200。

⁸⁶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50。

階級的猜忌與排斥」。⁸⁷至於，在族群類別方面，浙東一帶的義兵統帥以漢人居多，明確可知非漢族人士只有邁古思里、石抹宜孫、金剛奴以及六十。而反北系紅巾的義兵則因為多由官方組織，統帥為非漢族人士的比率比浙東一帶多，有朵爾直班、察罕帖木兒、神保、塔失帖木兒、烏古孫良楨五人。

還有，由附表所載也可以觀察出，兩地義兵的活躍時間不一，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因素，與反元勢力或紅巾軍的活動時期有密切關聯。北方紅巾初起於至正十一年，隔年義兵活動大盛。至正十二年後，隨著元軍的鎮壓，北方較趨安定，義兵活動也漸為緩和。至正十六年劉福通發動北伐，北方義兵在十七、十八年，也就是紅巾軍力鼎盛時，活動記載日趨增多。而反方國珍的義兵則由於方氏之叛服無常，降元後仍有擴張地盤之舉，因此此地義兵活動常見於史籍，較無時間變化差異。相同的是，兩地在至正十八年以後，義兵活動漸趨消逝，事蹟已少見於史書，這似乎與群雄分立之勢漸顯有極大關係。至正十七、八年後，朱元璋收應天、陳友諒據江西、張士誠擁江左、方國珍占江右，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在華北等，他們併吞若干小勢力，成為雄霸一方的大勢力。許多義兵在這樣的局勢發展中，不是降於群雄，就是缺乏支援而被攻滅，天下之勢昭然數分，而非元廷獨大之局，自然影響了義兵的向心。

最後，若將元末義兵與清政府下的鄉勇、義民作一比較，更能看出元末義兵的特殊性與兩者的相同處。第一，同屬異族的元、清政權未因異族身分而不受漢民支持。在有清一朝的台灣民變與幾乎動搖清廷江山的太平天國之亂，漢族士人在這些動亂中也與元末義兵相同，多採支持清廷的舉動，對於平定亂事貢獻甚多。尤其是著名大臣曾國藩、李鴻章以及左宗棠等，皆為漢族出身，他們所籌辦的鄉勇、團練，

⁸⁷ 史衛民，《元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415。

在清末亂事中更是大放異彩，挽救了江河日下的清政府。第二，就領袖身分而言，元末義兵統領與清廷的義民、鄉勇首領相較，元末義兵統領的身分較少官方職銜者。清代台灣一地，據劉妮玲的統計，「平均有39.5%的義首出身平民，60.5%的義首出身於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階層。而在40%左右的平民出身中，有不少是殷實商戶與墾戶」。⁸⁸美國學者孔飛力（Philip A.Kuhn）研究清末動亂時，也發現南昌縣內的團練局皆是具有科舉功名或官階頭銜者所領導。⁸⁹這些士紳階層下起捐納的武生、監生，上至在鄉進士，他們在動亂之際，成為安定社會秩序的領導者，以武力、家財支持了清政權的統治。此正反映出清政府以科舉功名或官方職銜，收納地方領導階層的用意，也表現出科舉制度對於政府穩固地方統治的實際效益。相反地，元廷由於科舉行之不續，所取人士較少，是以科舉功名得第者在元末動亂中勤王舉兵者，在整體比率中偏少。然亦如趙翼所言：「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⁹⁰他們在元末動亂中不惜以身殉國，展現了對元廷的忠貞。

⁸⁸ 劉妮玲，《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1983），頁 324。

⁸⁹ 孔飛力（Philip A.Kuhn）著，王慶成主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92。

⁹⁰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樂天出版社，1971），卷 30〈元末殉難者多進士〉，頁 446。

浙東反方國珍義兵統帥身分表（不詳者2人）

官（12）			民（19）		
中央官	地方官	吏員	富豪大族	士大夫 ⁹¹	平民
2	8	2	8	5	6

河南河北反北系紅巾義兵統帥身分表

官（10）			民（8）		
中央官	地方官	吏員	富豪大族	士大夫	平民
3	6	1	4	2	2

（三）經費來源、義兵組織與義兵裝備

1. 經費來源

組織義兵後，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即維持義兵的經費要出自何處。無可否認，義兵的裝備、糧餉、獎賞，甚至是陣亡義兵的安家、撫恤等，都需要資金。募兵要錢，獎勵義兵殺敵也要錢，可以說「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虐，非有錢糧不能成功」。⁹²都事蘇友龍為殺敵求勝，「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⁹³殺一人即受賞二百五十緡，那數百、數千人的龐大開銷絕非義兵統領一人能獨撐，因此官方與地方富豪的支援，成為義兵經費的主要來源。

就官費而言，元朝中央與地方，對於官辦募兵之事甚為重視，多會予以協助，以助官軍人數之不足。千戶伯顏不花的三百民義，元廷

⁹¹ 指未帶官職，卻曾受國家教育、教人詩書或隱居各地之人。簡單地說，即具有一定程度知識的民間人士。

⁹² 余闕，《青陽集》（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卷 5〈上賀丞相書〉，頁 413。

⁹³ 《宋文憲公全集》，卷 27〈蘇都事墓誌銘〉，頁 10。

即支撥「官糧三千石，於軍需錢內借撥中統鈔一千錠，並軍器等物」。⁹⁴陳君用為南平縣尹，行省給錢五萬緡，俾募千兵。⁹⁵不過這些經費並不夠用，陳君用自已就必須「散家財繼之」，才能維持義兵支出。所以一遇缺糧乏餉，官員們也得開官倉，勸富室捐輸，做為緊急應變。江浙平章慶童發官粟以賑民兵。⁹⁶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集父老，卑辭厚意，詢守備之方，勸率有力者出錢，招募民兵」。⁹⁷泰和州監達理馬識禮糾率義勇乏資，「乃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褚幣數萬緡」。⁹⁸上黨縣尹郭從善所領義兵乏食，「欲盡括粟」，後因李惟馨親勸富室出粟，「食乃足」。⁹⁹監邑勃羅鐵木兒「募精銳，官幣或不給，佐以俸資」。¹⁰⁰顯示官方募兵的經費不足。是故至正十二年大亂初起時，元朝政府就下令「凡各處士庶，果能為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陞轉、封蔭；及已除茶鹽錢穀官能有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¹⁰¹一轉過去救災之用的納粟補官，以此充實軍用，希望抒解軍費之急。在政府的鼓勵下，確有不少富家出粟捐財以饗國用。饒州鮑仲安與鄉人集壯丁，「捐財出粟以供費用」。¹⁰²張理於官軍乏食，且重疫纏身時，「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¹⁰³這些富家大族的響應多少抒解了官軍的經濟困境。

⁹⁴ 《永樂大典》，卷 2611〈南台備要〉，頁 1322。

⁹⁵ 《元史》，卷 195〈陳君用傳〉，頁 4424。

⁹⁶ 同上註，卷 142〈慶童傳〉，頁 3398。

⁹⁷ 《危太朴文續集》，卷 7〈月魯帖木兒公行狀〉，頁 569。

⁹⁸ 《槎翁文集》，卷 2〈達理馬識禮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44。

⁹⁹ 《順治潞安府志》，卷 15〈紀事〉，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44。

¹⁰⁰ 陶安，《陶學士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7），卷 17〈繁昌監邑鐵木兒功蹟記〉，頁 229。

¹⁰¹ 《元史》，卷 42〈順帝五〉，頁 896。

¹⁰² 《師山先生文集》，卷 8〈鮑仲安墓表〉，頁 64。

¹⁰³ 《宋文憲公全集》，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官方招募的義兵尚且如此，民間自組的義兵，其經濟狀況不難想見。由於義兵屬臨時編組，而非常態性的地方組織，因此缺少固定經費支助。義兵統領在未有戰功，未受官方職銜前，常要一人扛起這個重擔，不只竭家財以應，「盡散家資」、「餉饋衣甲之費悉出於己」¹⁰⁴，就連妻子的嫁粧也得變賣得資。羅宣明家財「索於用兵」，後賴其妻「盡出篋中物相之」。¹⁰⁵連江寧善鄉巡檢劉濬，妻子真定史氏女盡出篋中物，使其得募壯士百餘。¹⁰⁶曹孟仁為報弟仇，「盡用其產以募士」，並且「列賞格金帛」，為足賞額「至解婦簪」。¹⁰⁷由於民間義兵口糧資賞，多由義兵統領捐家財，或由富戶集資響應，官方的補助往往在義兵建功立勳後，才會予以獎賞、支援。汪同率義兵屢建奇功，期間未見官方奧援，直到「捷聞，平章遣使齎白金盃、色緞、新褚二萬卷賞之」。¹⁰⁸甚至對義兵「有功者皆不受賞」，¹⁰⁹這樣的行賞方式對民間自組的義兵來說，自然會有緩不濟急之嘆。

2. 義兵的組織與裝備

其次，就義兵的組織與裝備而言。元廷為平亂事，特與便宜行事，地方得以檄令，「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¹¹⁰，使鄉紳士人起義兵助守。而地方人士亦以檄令為號召，募民為兵，興義兵助平亂事。如徽州程擇「以府檄起義兵固守」。¹¹¹張理遣張世英請檄起兵。¹¹²曠作揖「領大

¹⁰⁴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 8〈曠作揖墓誌銘〉，頁 265。

¹⁰⁵ 《宋文憲公全集》，卷 49〈蔣貞婦傳〉，頁 2。

¹⁰⁶ 《元史》，卷 195〈劉濬傳〉，頁 4421。

¹⁰⁷ 《弘治撫州府志》，卷 24〈人物〉，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50。

¹⁰⁸ 《東山存稿》，卷 7〈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頁 34。

¹⁰⁹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6。

¹¹⁰ 《宋文憲公全集》，卷 4〈王府參軍胡公神道碑〉，頁 17。

¹¹¹ 何東序、汪尚宇，《嘉靖徽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29），卷 16〈忠節〉，頁 334。

府檄，糾丁壯數百人援永新」。¹¹³

軍號與旗幟是軍隊的象徵、代表以及識別，也是凝聚部隊向心力的號誌之一，能促使軍人認同所屬部隊。而義兵組織後，軍號的設立自是組織中的重要環節。元末義兵中最著者，有「黃軍」、「青軍」、「毛葫蘆軍」、「苗軍」以及「興安義軍」等。他們有的以衣服顏色或裝備特徵為號，如召募而來的三萬黃軍，「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¹¹⁴常州陳保二「初聚眾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¹¹⁵朵爾直班所募「金、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¹¹⁶亦有以地區為名者，如張理所募義兵「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¹¹⁷甚至以族群為名者，如楊完者的苗軍，即是部隊以「苗獠義軍征行」，苗族人數居多，故取其稱。¹¹⁸

大亂初起時，義兵並無完整的組織型態，多半是地方官或義兵統領自行署員行事，此時義兵組織較為紊亂。如贛州路總管王榮忠收復寧都後，「設護民巡檢，募集義民」，並詳分為城內巡防與城外守望，彼此「節鐘鼓以知緩急」。¹¹⁹張萬戶辟彭文遠為護民巡檢，「參其軍，領民兵守北門」。¹²⁰也有任義兵統領為百戶長、百夫長的記載，如江秀敏

¹¹² 《宋文憲公全集》，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¹¹³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 8〈曠作揖墓誌銘〉，頁 265。

¹¹⁴ 《庚申外史》，卷上，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83。

¹¹⁵ 《明太祖實錄》，卷 4，頁 45。

¹¹⁶ 《嘉慶栗陽縣志》，卷 8，孔克齊〈壬辰紀要〉，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92。

¹¹⁷ 《宋文憲公全集》，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¹¹⁸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台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239），卷上，頁 319。

¹¹⁹ 《麟原前集》，卷 1，〈贛州路總管府判官王侯記勳碑〉，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53。

¹²⁰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四部叢刊初編書 108），卷 94，王直〈彭氏義仵表〉，頁 719。

爲縣舉爲百戶長，受省檄令募鄉里義兵禦敵。¹²¹郭嘉召民數千，權立「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¹²²中書右丞塔失帖木兒總行提調西山寨十一處，「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¹²³而民間自組義兵者，則設義兵長「團結鄉兵保障，以圖克復」。¹²⁴或是「父兄子弟聚義則若干人」¹²⁵，由族中領袖率領，成爲以宗法關係爲主的宗族性義兵。

大體來說，義兵的組織型態乃是因應當時需求而生，表現出它的實用與臨時性。爲了使群眾能迅速動員組織，他們多採一般的什伍、保甲，或是宗族制來組織群眾、子弟。江西行省中書平章道童「編民兵爲十七屯，環列城上……，什伍相雜，首尾相應」。¹²⁶伯顏「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¹²⁷石抹宜孫初至處州，即令「鄉民作保伍團結」。¹²⁸塔失帖木兒亦以「編立排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來組織西山寨民兵。¹²⁹亦有「率宗人復義社」、「聚族而謀，伍其子弟邛隸」。這些組織方式不僅極具機動性，而且是民間熟悉的傳統制度，自然能促進彼此團結，產生龐大力量。

至於，義兵裝備受限於元朝政府「禁江南民挾弓矢」¹³⁰、「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¹³¹的禁兵政策，民間義兵所用武器並不優於反政

¹²¹ 《同治贛州府志》，卷 51〈人物志〉，頁 943。

¹²² 《元史》，卷 194〈郭嘉傳〉，頁 4397。

¹²³ 同上註，卷 45〈順帝紀八〉，頁 941。

¹²⁴ 《嘉慶栗陽縣志》，卷 8，孔克齊〈壬辰紀要〉，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92。

¹²⁵ 《羽庭集》，卷 3〈隱齋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19。

¹²⁶ 許應鑠、王之藩等，《同治南昌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 812），卷 18，包希魯〈守城記〉，頁 2064。

¹²⁷ 《元史》卷 190〈伯顏傳〉，頁 4350。

¹²⁸ 《誠意伯文集》，卷 8〈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頌〉，頁 210。

¹²⁹ 《元史》，卷 45〈順帝紀八〉，頁 941。

¹³⁰ 同上註，卷 15〈世祖十二〉，頁 321。

¹³¹ 同上註，卷 28〈英宗二〉，頁 619。

府軍。卞琛所率義兵「直以鉤鉏白鋌當賊」。¹³²休寧俞岷集民兵據險守御，「以抗賊兵」，遣使向另一義兵首領汪同求援，卻因「乏器械」，與敵交戰而敗。¹³³在這種情況下，義兵統領只能一肩擔起裝備不足之任，「餉饋衣甲之費悉出於己」，或如苗軍「自備糧餉、衣裝」。¹³⁴而官方義兵，在武器方面則不餘匱乏，也較為精良。如孛羅帖木兒得到官方大力援助，「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俾以軍號，給以刀鞘，具哨馬五十」。¹³⁵如此一來，與紅巾軍以「朴耙」¹³⁶、「竹槍」為武器相較才能略勝一籌，成為元末與紅巾軍作戰的勁旅。

四、義兵在變亂中的表現

義兵組成的初始目標既然以保鄉衛民，維護鄉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對抗破壞秩序的反元勢力為主，在變亂中的貢獻當然以保衛鄉里，協助官軍平亂為首要目標，所以在史料中常可見義兵助守各地，防禦敵軍，或是配合官軍，打擊敵勢。但除此之外，義兵在變亂中，還有一些對官府或社會而言，是與其初設目的背道而馳的反面表現，他們投效反元勢力、危害地方，甚至是據地稱雄，成為一方之霸。無論何者，義兵在變亂中的表現值得吾人一觀。

¹³² 同上註，卷 194〈卞琛傳〉，頁 4399。

¹³³ 《東山存稿》，卷 7〈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汪公傳〉，頁 37。

¹³⁴ 《農田餘話》，卷上，頁 319。

¹³⁵ 《元史》，卷 195〈孛羅帖木兒傳〉，頁 4418。

¹³⁶ 《東山存稿》，卷 4〈休寧縣達魯花赤八侯武功記〉，頁 26。

（一）義兵的正面表現

對義兵而言，保鄉才能衛國，義兵的初設也就是以保鄉，安定地方為主。「仗義好施」的李通，於「元季兵興，邑人王權造亂」，起義兵擒之。¹³⁷賊掠靖安，胡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¹³⁸他們甚至與官軍聯合據守，使反元軍無法順利攻取。如吳清、吳江兄弟，史敬武父子，王全武等立寨結社，「各距州不一舍」，彼此「成犄角之勢相援」，使「州得克復」。¹³⁹王伯顏率民兵一千五百人為守備，「又遣吏諭鄉民，令各自為守」。¹⁴⁰常山尉林邦福「集義旅數千」捍衛縣城，「狗鼠輩欲乘隙抄掠者，皆吐舌散去」。¹⁴¹他們團結民兵，「俾自捍鄉里」，以護身家財產，「保妻子不散」。¹⁴²

除了消極的保衛鄉里外，由於義兵熟悉地理環境，他們也是助軍圍剿，進而收復城池的重要助力。南平縣尹陳君用以義兵千人，「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¹⁴³撫州陳德輝、俞致明「率強壯越賊巢，入弋陽，迎懿憐真班丞相，為之鄉導」。史稱時江西諸郡皆陷，「惟撫州全城之內不遭其難，諸義之功也」，實不為過。¹⁴⁴而動亂初起時，不少失

¹³⁷ 《嘉靖鄧州志》，卷 16〈人物列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60。

¹³⁸ 《元史》，卷 195〈潮海傳〉，頁 4425。

¹³⁹ 《嘉慶栗陽縣志》，卷 8，孔克齊〈壬辰紀要〉，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92。

¹⁴⁰ 《不系舟漁集》，卷 13〈王伯顏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96。

¹⁴¹ 《宋文憲公全集》，卷 15〈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頁 6。

¹⁴² 《聞過齋集》，卷 5〈故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林公行狀〉，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10。

¹⁴³ 《元史》，卷 195〈陳君用傳〉，頁 4424。

¹⁴⁴ 《弘治撫州府志》，卷 24〈人物〉，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19。

陷州郡亦以義兵之力才得以收復。《元史》載：「羅明遠起義兵復之」¹⁴⁵；「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¹⁴⁶；「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¹⁴⁷；「湖廣參知政事也先帖木兒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¹⁴⁸這些都是義兵收復元廷失土的顯例。此外，在「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的情況下，義兵在剿賊滅敵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官軍不戰，全賴義兵。江日新、江宏宗兄弟集義勇五千人，討破城之賊萬餘，「焚賊營，擒賊囚錢、魯二僞帥，克復郡城」。¹⁴⁹安仁張琢率領義兵協同元軍作戰，時值戰況不利，「丞相引兵欲退，琢部騎卒執麾前驅」，遂大破反元軍。¹⁵⁰而元末義兵最著者，莫過於福建陳友定與廣東何真。陳友定以所集民兵為基礎，平曹柳順之亂、退陳友諒部將鄧克明等，屢立大功，從巡檢高升至行省平章，對於福建一帶的安定極有貢獻。¹⁵¹廣東何真在元末動亂時集兵保鄉里，首倡義兵，平王成、陳仲玉之亂，收復惠州、廣州，以「練兵據險，保障一隅」稱之，實不為過。¹⁵²友定、何真二人屢平地方動亂，抵擋紅巾入侵，是元朝政府在名義上保有福建、廣東的最大功臣。義兵予以元廷與官軍的協助由此可見。

¹⁴⁵ 《元史》，卷 42〈順帝五〉，頁 897。

¹⁴⁶ 同上註，頁 902。

¹⁴⁷ 同上註，頁 903-904。

¹⁴⁸ 同上註，卷 44〈順帝七〉，頁 933。

¹⁴⁹ 《嘉靖徽州府志》，卷 18〈材武〉，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03。

¹⁵⁰ 《宋文憲公全集》，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¹⁵¹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台北：新興書局，1983，筆記小說大觀 33 編之 9），卷 13〈福建陳友定〉，頁 283-286。

¹⁵² 《國初群雄事略》，卷 14〈廣東何真〉，頁 297-299。

（二）義兵的負面表現

儘管義兵有著卓越表現，但「能為功首，亦為罪魁」，不能忽略他們對元朝政府或社會的負面影響。義兵雖以「義」為名，以「義」為號，但一方面，義兵分子混雜，並非全是公忠體國、愛鄉愛國之輩，一經浴血戰勝後，難免有人藉故搶奪，自肥其身，或公報私仇，以洩其憤，這些行徑對社會造成了另一次的破壞。加上元朝政府未禁蒙古遺俗，默認勝者有掠奪之權，所以不少名為義兵，實際上卻是為禍更甚的變民。¹⁵³其中最著名的劫掠義兵，莫過於楊完者的苗軍。

苗軍統帥楊完者，「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獠義軍征行」，由於苗軍需自備糧餉，「故所至多殺掠」。¹⁵⁴自楊完者由廣西舉義兵，善戰的苗軍「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以此得識於江浙行省，「以兵守杭」。¹⁵⁵移兵江浙的苗軍，他們的作戰能力，連張士誠也不敢小看。但苗軍每領一地，不僅搶掠財物、人畜，還以刑人為樂。吳興一帶「僅獲存者往往闔鼻截耳，罕逢完人」。¹⁵⁶苗軍平松江，「恣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為淫污。房舍間有存者，皆為焚毀」。¹⁵⁷「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他們「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¹⁵⁸倘若民眾稍有抵抗，「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苗軍的行徑致使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在民眾心中楊完

¹⁵³ 植松正先生以為苗軍之所以效力，就是因為元廷默許他們有掠奪財務的報酬權。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444。

¹⁵⁴ 《農田餘話》，卷上，頁319。

¹⁵⁵ 《明太祖實錄》，卷6，頁67。

¹⁵⁶ 《兩浙金石志》，卷18，宇文公諒〈元左丞潘公政績碑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425-426。

¹⁵⁷ 《南村綴耕錄》，卷30〈松江之變〉，頁378。

¹⁵⁸ 同上註，卷8〈志苗〉，頁101。

者的地位實不如張士誠。¹⁵⁹

對地方造成嚴重傷害的義兵，還不只苗軍一例。袁州土豪率丁壯援官軍，卻因「貪虐不道，守將計殺之」。¹⁶⁰元軍克復徽州，「時州里豪俠多擒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¹⁶¹這種「殺人以干祿」的作為，對於地方安定並無任何幫助。寧國周銘兄弟集亡命之徒為義兵，他們利用賊退，民眾返家復業，「乘民不備，分縱其徒四出擄掠，燒民廬舍，牽民牛畜」。除了取財外，還要獲名，「殺民老病幼弱，數其耳鼻以為功績」。¹⁶²福寧諸鄉各起團社，目的不在衛賊，卻是以此「吞併田土」，導致民出怨謠。¹⁶³這些義兵的行徑，真讓人不知何義之有，反倒形成更多的破壞。

義兵的反面表現，也出現在對元廷的忠誠與否。原本義兵保鄉之餘，亦有協助元軍對抗反元勢力的作用，然而不少義兵遭逢敵軍勢力龐大時，在生與死，忠與奸的考量下，選擇了最符合利益的做法，投靠反元勢力，成為所謂的「偽官」。如劉福通北伐占有優勢，不少義兵將領立刻見風轉舵。「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遁」。¹⁶⁴「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¹⁶⁵他們不只帶兵投效，也帶了土地，甚至以官員首級作為見面禮。「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寶童以叛，降于毛貴，余寶遂據棣州」。¹⁶⁶他們的投靠讓反元勢力更加壯大，亦讓元廷陷入更深的危機中。

¹⁵⁹ 《樂郊私語》，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34。

¹⁶⁰ 《梧溪集》，卷 5〈檢校蔡公挽詞〉，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26。

¹⁶¹ 《師山先生文集》，附錄，汪克寬〈師山先生鄭公行狀〉，頁 103。

¹⁶² 同上註，卷 7〈有元封黥縣尹鮑先生墓誌銘〉，頁 58。

¹⁶³ 《萬曆福寧州志》，卷 16〈時事〉，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22。

¹⁶⁴ 《元史》，卷 45〈順帝八〉，頁 938。

¹⁶⁵ 同上註，頁 944。

¹⁶⁶ 同上註，頁 940。

（三）助元義兵的衰落與投敵分析

誠如上述，義兵有其正面與反面表現，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義兵投效反元勢力者越來越多，舉義兵助元廷者卻越來越少。究其因，這似乎與元廷的施政以及局勢的發展有相當關係。

首先，高郵之戰的挫敗，使不少義兵萌生元朝無望的想法。正如陳高華先生所言：高郵之戰後，「南方漢族地主紛紛投入起義軍」。¹⁶⁷楊訥先生也認為：地主階級「放棄原來的愛國旗號，轉而唱起同討夷狄的高調。造成形勢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至正十四年以後各地農民起義的進一步發展」。¹⁶⁸儘管從附表來看，擁元義兵的活動並未就此衰落，不過它對擁元勢力的心理影響卻是無庸置疑。高郵一戰，「大軍百萬，一時四散」，潰敗後的元軍，「叛而資寇者有之」。¹⁶⁹「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如鐵甲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¹⁷⁰「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為盜有」。¹⁷¹百萬元軍的失敗，不僅打擊了元廷的威信，使原本遭到沉重打擊的反元軍取得優勢地位，也讓不少義兵產生動搖，「度時不可為」，棄官歸隱或另尋他途。¹⁷²鳳陽王志於土寇蜂起之際，「舉鄉兵，取濠州，且守且戰」，驍勇善戰的他「知天命攸歸在今上（朱元璋），疏附來從」。¹⁷³「倡義募勇，保障其鄉」的陳聞，也於至正十五年，「知天命有在，率眾來歸」朱元璋。¹⁷⁴義兵千戶武德知元將亡，以

¹⁶⁷ 陳高華，〈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的政治動向〉，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80。

¹⁶⁸ 楊訥，〈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收入《元史論叢》第一輯，頁 124。

¹⁶⁹ 《農田餘話》，卷下，頁 335。

¹⁷⁰ 《庚申外史箋證》，卷上，頁 76。

¹⁷¹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44。

¹⁷² 《九靈山房集》，卷 27〈竹梅翁傳〉，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642。

¹⁷³ 《皇明文衡》，卷 74，劉三吾〈許國王襄簡公神道碑〉，頁 580。

¹⁷⁴ 楊士奇，《東里文集》（台南：莊嚴文化，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8），卷 12，

爲「吾輩才雄萬夫，今東岬西控，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遂與張鑑相率歸太祖。¹⁷⁵具有先見之明的劉基返家營母喪時，就以「上（朱元璋）必當有天下之狀」，使「鄉里及鄰附郡縣歛然心服」，歸降朱元璋。¹⁷⁶他們都是元末動亂中，對元廷衰敗了然於胸，而歸附群雄的義兵將領。

但仍要說明的是，元廷在高郵戰後並非全無復興之望，不少義兵與政府軍仍抱持著中興之念，支持元廷，如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李羅帖木兒等。不幸的是，元廷的內鬥瓦解了這一點希望。察罕帖木兒及其義子擴廓帖木兒，和李羅帖木兒，爲了領地，彼此動作不斷。除了軍閥間的衝突外，朝中的太子黨與順帝黨，也因爲皇位之爭，與察罕、李羅這兩位軍事將領有個別聯繫。這種結黨私鬥的情況，「使政治局勢日趨嚴苛，給予南方群雄坐大的良機」。¹⁷⁷也促使元朝官方勢力在內爭中日趨消弱，無法再聚集優勢兵力發動南征，坐視擁元義兵被逐一消滅或投降。等到朱元璋平定南方，發動北伐時，元廷諸人雖知合作抗明，卻爲時已晚。

其次，「不復振矣」的元朝官兵，無法集結大軍全力鎮壓江西、兩浙一帶的反元軍，僅進行消極的抵抗，這樣的景象，對緊守據點的義兵造成極大的經濟與心理壓力。所謂「城守之急，錢糧、功賞二者而已」¹⁷⁸，經濟問題始終困擾著據寨、守城的義兵們，官方所給予的「日支祿米，並無顆粒。亦無分文鈔錠」，因此只能責成地方辦理。¹⁷⁹遇到城困糧盡，爲求生存，義兵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鞋底煮食之，

〈贈平江伯陳公神道碑銘〉，頁 372。

¹⁷⁵ 《明史》，卷 134 〈武德傳〉，頁 3902。

¹⁷⁶ 《皇明文衡》，卷 62，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頁 506。

¹⁷⁷ 洪麗珠，〈元代晚期朝廷的政爭－權力爭奪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1，頁 119。

¹⁷⁸ 《青陽集》，卷 5 〈再上賀丞相書〉，頁 415。

¹⁷⁹ 《永樂大典》，卷 2611 〈南台備要〉，頁 1322。

又盡，掘鼠雀及殺老弱以食」。¹⁸⁰以此堅守城池，力抗反軍。意志堅定者可為自己的信念犧牲，但是屈從現實而降者也是大有人在。官方面對這樣的情況，雖然擴大了經濟來源，增加民間的賦稅收入，但如御史臺臣所言：「召募義兵，費用銀鈔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關支，率為虛數」。元臣更建議領取官錢者便要「立限出征」。¹⁸¹這對義兵而言，無疑是兩難抉擇，不領官錢沒有經費支持組織，立限出征，在無萬全準備下無異是「以卵擊石」。雖然這個建議後來「復止不行」，然而義兵所受的壓力不難想見。在反元軍的脅迫下，他們不是勢孤糧盡，就只好投降。合肥吳復，與鄉民結寨自固，「久之，以勢孤不能自立。歲甲午，率眾自梁縣來歸」，投降了朱元璋。¹⁸²定遠義兵繆大亨，擁兩萬之眾為元攻濠，「時元兵所在潰散」，固守橫澗山一月餘的大亨，遭朱元璋夜襲，力盡後降。¹⁸³江西一帶，紅巾將陷瑞州，「大肆殺戮」，民眾為求生存，「鄉民立寨自保者，亦稱紅巾應之」。¹⁸⁴朱文昌起兵保障撫州金溪數年，「群寇不敢犯」，然而陳友諒的優勢軍力使他不得不承認「此非吾輩之力可支」，於是解散義兵入閩中。¹⁸⁵這些義兵在利益考量下，選擇投奔反元行列或是放棄逃走，都是一種對時勢的無奈。

第三，賞罰不公與部分官員的行徑更破壞了義兵對元朝政府的向心。原本義兵奔馳於戰場上，除了保鄉衛國的忠義心態外，多少也希望奮勇作戰的同時能得到官方賞賜。然而元朝政府多次的賞罰不公卻使義兵們喪失對朝廷的信心，「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

¹⁸⁰ 《元史》，卷 195〈伯顏不花的斤傳〉，頁 4409。

¹⁸¹ 同上註，卷 45〈順帝八〉，頁 946。

¹⁸² 《明太祖實錄》，卷 157，頁 2439。

¹⁸³ 同上註，卷 13，頁 170。

¹⁸⁴ 《正德瑞州府志》，卷 11〈遺事志〉，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28。

¹⁸⁵ 《宋文憲公全集》，卷 25〈朱府君文昌墓銘〉，頁 2。

矣」。¹⁸⁶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爲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宣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爲賊」。¹⁸⁷義兵萬戶田豐叛降毛貴，元廷不但未降罪，反而「令其出降，敘復原任，嘯亂士卒，仍給資糧」。¹⁸⁸這種叛而復降卻未損地位的待遇，不免讓自始賣力效忠的義兵感到灰心。與義兵相較，官員還能以罪升遷。「比觀諸將，略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¹⁸⁹更甚者，不少義兵領袖爲朝廷效力的結果卻是深遭輕視、猜忌，不得不歸隱山林、保寨自守，不幸者更因功遭忌，慘遭殺害。除了陳高華先生所舉的劉基、吳當、黃昭以及蕭晉兄弟外，還有不少事例可見。察罕帖木兒的軍隊屯涿州，捍衛京師，卻被視爲「精悍有餘而持重不足」，「勤王則難恃」。¹⁹⁰袁州義士彭志凱力戰守城，萬戶忌其功，竟遭殺害，袁州因此失守。¹⁹¹臨川章迪率兵討平撫州巨寇胡志學，左丞忌功，召還省殺之。¹⁹²方國珍請降時，地方政府竟令「凡以兵事進者措勿用」，無視於義兵奮戰之苦。¹⁹³這種賞罰不明的現象，使人不免有「賢哉太守死作灰，勇以林僧命如線」之嘆。¹⁹⁴元廷的用人如此，難怪「敵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無法成功地平復各地

¹⁸⁶ 《草木子》，卷3〈克謹篇〉，頁50。

¹⁸⁷ 《青陽集》，卷5〈再上賀丞相書〉，頁416。

¹⁸⁸ 《元史》，卷45〈順帝紀八〉，頁940。

¹⁸⁹ 《青陽集》，卷5〈再上賀丞相書〉，頁416。

¹⁹⁰ 《經濟文集》，卷1〈上中書總兵書〉，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41。

¹⁹¹ 《石初集》，卷2〈宜春將軍取印歌〉，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126。

¹⁹² 《弘治撫州府志》，卷24〈人物〉，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261。

¹⁹³ 《誠意伯文集》，卷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129。

¹⁹⁴ 《萬曆福寧州志》，卷16〈時事〉，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222。

反元勢力，也讓百姓「幾度傳聞狂欲舞，如今懶說大軍來」，產生更大的離心思想。¹⁹⁵

第四，元朝政府對義兵的態度雖然有賞罰不公的情況，但始終希望以官爵拉攏義兵領袖。元末動亂初起時，元朝政府曾設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於江西，寄望以民間之力協助官軍平亂，也是政府開始納義兵於官方體制的開始。此後元軍在高郵之戰潰散後，義兵的存在對元政府而言更形重要，於各地廣立元帥府、義兵萬戶府。至正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義兵萬戶府。五月，置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十五年四月，置汴梁等處義兵萬戶府。十二月，置忠義、忠勤萬戶府于宿州及武安州」。至正十五年立興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至正十六年立江州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至正十五年二月置淮東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統率濠泗義兵萬戶府，洪澤等處義兵。招誘富民，出丁壯五千名者為萬戶，五百名者為千戶，一百名者為百戶，降宣敕牌面與之」。這些詔書不只顯示元廷以官爵誘富民豪右募兵助戰，意圖將義兵體制化的情形，也不難看出亂事的規模已超乎元廷預期，不得不屢立義兵府來協助鎮壓。

越到末期，元朝政府對義兵的需求更是有增無減。至正十七年元政府「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各路達魯花赤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同年又「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顯示元廷欲以地方官員掌義兵事務的企圖。然而此一想法卻如岡本孝先生所說「元朝政府吸收處州義兵團的失敗，是由於無法掌握農民層」。¹⁹⁶元朝政府少不了義兵領袖組織民眾，就連地方官也只能以間接方式控制義兵。

¹⁹⁵ 《青陽集》，卷5〈再上賀丞相書〉，頁416。

¹⁹⁶ 〈元末期に於る義兵について——処州義兵集團に関する史料〉，收錄《北陸史學》27，頁43。

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賊」。¹⁹⁷義兵吳成率眾討賊，於中途不進，反而「大掠民財，謀亂城中」。¹⁹⁸義兵的自主性由此不難看出。即使受官封爵的義兵統領，在宗族鄉里關係的擁護，與募兵體制的依附關係下，仍具有半獨立的自主權。以義兵起家的陳友定由巡檢一路爬升到平章，「盡有福建八郡之地」。境內「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致有「名雖報國，實有鷹揚跋扈之心」之譏。¹⁹⁹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是最早起兵平亂的義兵領袖，但在某種程度上不受元廷節制，擅自任命地方官員，征納軍需，甚至還殺害朝廷命官，以擴張自己的領地爲務。²⁰⁰察罕帖木兒被刺後，其軍未經朝廷允許，竟有唐代藩鎮的私相授受之舉，「乃推察罕帖木兒子擴廓帖木兒爲總兵官」。²⁰¹苗帥楊完者在浙西一帶作威作福，其勢凌駕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²⁰²當擁有兵權的義兵將領權勢凌駕朝廷官員，官方對義兵的恐懼與懷疑便在所難免，彼此的態度影響了義兵的政治動向與作戰力。楊完者威逼行省丞相，還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苦其逼己」的達識帖睦爾，最後「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促使苗軍投降朱元璋。名將邁里古思率兵討方國珍侵擾紹興之罪，「請益兵」，而御史大夫拜住哥「憤邁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事」，居然命左右斷其頭，「執廁廂中」。²⁰³可見元廷將義兵官制化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掌控義兵，原因便在於，元朝政府雖有扶持、拉攏義兵的一面，卻又不斷排擠、打擊一些義兵統帥，無法有效的收爲己用。甚至「及有功，亦竟不與」，

¹⁹⁷ 《宋文憲公全集》，卷 24〈方愚菴墓版文〉，頁 11。

¹⁹⁸ 《誠意伯文集》，卷 8〈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頌〉，頁 211。

¹⁹⁹ 《明史》，卷 124〈陳友定傳〉，頁 3715。

²⁰⁰ 《元史》，卷 45〈順帝紀八〉，頁 942-943。

²⁰¹ 同上註，卷 46〈順帝紀九〉，頁 959-960。

²⁰² 《明太祖實錄》，卷 6，頁 67。

²⁰³ 《元史》，卷 188〈邁里古思傳〉，頁 4311-4312。

「傾家事守御，反以結嫌疑」，²⁰⁴元末義兵「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不終」者甚多，與義兵引起官方懷疑，官府卻又處理失當，不無相關。

第五，百姓的厭戰與元朝政府的經濟壓力也讓義兵組織受到破壞，甚至趨向反元的立場。義兵之起與保衛身家財產有相當關係，期望自組武力能與官軍同平寇亂，穩定地方。可是，隨著戰事的拖延，官軍作戰的失利，元朝政府給予地方的賦稅壓力更形沉重。戰爭時的「民兵十戶半抽丁」²⁰⁵，已讓農村缺少勞動力，官府的催糧促餉，「一切軍資悉取於民，重輕失當，怨囂載道」。²⁰⁶民間在官方的壓力下，「供給軍需民力乾」，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²⁰⁷而出征的義兵在官方的要求下，隨時轉地作戰，他們「生為浙西農，死為江西卒」，離鄉作戰的苦情，加深了他們對和平的渴望，「願得將相俱賢才，掃除盜賊無纖埃。義兵歸來舊田里，賣刀買牛復生理」。²⁰⁸可是朝廷官員為求固守據點，居然「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城陷之時，「遂盡驅其民走」。²⁰⁹這樣的舉動引起百姓更大的反感。與此相對，不少反元勢力逐漸擺脫過去的燒殺擄掠，不以子女玉帛為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²¹⁰、「務誘其民，民多歸之」。²¹¹這對只求安生立命、以保鄉衛家為出發的義兵來說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他們反抗的對象本以燒殺為務的盜匪，或「具有強烈宗教信仰與階級意識」的紅巾信徒²¹²，

²⁰⁴ 《草木子》，卷3〈克謹篇〉，頁50。

²⁰⁵ 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庚集（台北：世界書局，1962），《圭峰集》，盧知州琦〈福清平南道中〉，頁7。

²⁰⁶ 《玩齋集》，卷7〈上虞縣核田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628。

²⁰⁷ 《元詩選》辛集，《黃楊集》，華布衣幼武〈義兵行〉，頁2。

²⁰⁸ 同上註，頁2。

²⁰⁹ 《元史》，卷45〈順帝紀八〉，頁945。

²¹⁰ 《國初事蹟》，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下冊，頁44。

²¹¹ 林世遠等，《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6），卷14〈戶口〉，頁233。

²¹² 〈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32，頁

既然反元群雄能提出安定地方的訴求，自然減低了他們的抵抗意願，甚至樂意為其所用。這種保家為務的組織性質是義兵作戰的動力，卻也是他們戰力下降或解散的原因之一。

最後，不少割據群雄善於利用兩面手法，深知民氣所在，不僅在地方上多有建設，提高民眾對政權的向心力，也不惜向元政府低頭，再度成為元朝臣屬，名正言順地操縱義兵，張士誠就是明顯的例子。張士誠降元為太尉後，不只在政治上號召名臣、士大夫為之己用，在軍事上他也成為義兵的領袖。當朱元璋攻打紹興時，張士誠部將呂珍就使義兵從事各種防禦工作。「義兵築三江陸壇及各處海塘」²¹³、義民萬戶仇廷舉以「木為鹿角，置寨日鑄嶺內，設強弩，聚民守之」、韓惟仁「領所部義兵殺散海賊，護送糧米入城」等²¹⁴，在義兵的協助下，呂珍成功地擊敗胡大海，守住紹興城。反元勢力歸正後，除了利用義兵為其作戰，也能以官方名義打擊反對勢力。反方國珍的劉公寬得不到官方奧援，而挾朝廷官員的方明善反能「悉官其黨」，「兵勢益蹙」的劉公寬後來被下人所殺。²¹⁵循吏陳麟「與民相保障」的舉動，受到方國珍的猜忌，使他「單騎往謁」，遂被「留之不遺」。²¹⁶而邁里古思的被殺更是為方氏除掉了大敵。這些因素都促使擁元義兵逐漸消逝，或轉變成反元勢力一員，動搖了元朝政府的最後根基。

103-104。

²¹³ 《保越錄》，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59。

²¹⁴ 同上註，頁 461。

²¹⁵ 張時徹等，《嘉靖寧波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 495），卷 20〈遺事〉，頁 632。

²¹⁶ 《九靈山房集》，卷 23〈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收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620。

五、結語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義兵的興起與官軍作戰之不力具有相當關係，爲了彌補官軍之不足，元廷便藉由募兵來解決艱苦的作戰環境。而地方人士之所以受募成爲義兵，其因有保家衛鄉、忠義觀念以及求功名利祿三者。尤其是保家衛鄉更是民間人士自組義兵的重要關鍵，甚至凌駕了對元廷的忠節。

其次，在義兵的組成方面，義兵的來源眾多，造成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有純樸堅實的農民百姓，也有作姦犯科的亡命之徒。這些義兵集結後，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義兵統領就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義兵的募集方式可分爲官方募集與民間自組，因此義兵統領的身分也可分爲官方與民間人士。官方的義兵統領大多由地方官充任，民間的義兵統領則不外乎富豪大族、士大夫、僧道人士，以及一些士卒平民，他們之中不全然是有財有勢的地主階級，一些無財無勢者也憑著他們在基層社會的威望，帶領義兵作戰。在義兵的經費來源方面，其組織經費多出自富家大族的捐輸，或義兵將領的個人家財。對民間義兵來說，官方的支援，並非經費的主要來源。至於，義兵的名號與組織多採便宜利用的原則，組織型態以保甲什伍或宗族制居多，名號則以部隊特色、地區或服飾爲區別，是一種較簡單的組織型態。

第三，義兵在元末動亂中的表現，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者，如保家衛鄉，抵禦外侮，進而協助官軍剿滅敵寇，都是義兵對元朝政府的貢獻。而負面表現則是劫掠地方，甚至據地稱王、獻地投敵。不論何者，這都是義兵在元末動亂中的行爲表現。但隨著高郵之戰的落幕，義兵逐漸趨向負面作爲，協助元廷的聲音日趨衰微。究其因，高郵之戰不只拯救了張士誠政權，也間接讓各地紅巾勢力再度復甦，這一敗元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更重要的是，元廷兵敗後，竟陷入嚴重的內

鬥中，致使朝政混亂，甚至援引外軍作為政治資本。惡鬥的結果，是給了南方群雄拓地四方的機會。義兵在無官方奧援的情況下，遭受反元勢力的攻擊，除了力盡而亡，只能投降敵軍或解散離開。此外，賞罰不公、部分官員的舉止失措、朝廷對義兵的猜忌、無法有效掌控義兵、義兵對久戰的厭惡，以及割據群雄的兩面手法，都破壞了義兵對元朝政府的向心，也是擁元義兵逐漸消逝的原因。

浙東反方國珍義兵一覽表

姓名	起事時間	集兵原因	兵力	地域	身分	事蹟	史料來源 217
陳恢	至正十年	保鄉		溫州	鄉里大族	與方氏戰於白楓河，宗族死者八十餘人	頁583
趙觀光	至正十一年			慶元鄞縣	吏	募民兵作戰，戰敗而亡	頁584
杜和				瑞安州	知州	率民退賊	頁588
杭和卿	至正十二年	保鄉		太倉	富有漕戶	散財召勇，後不幸陣亡	頁589
尤鼎臣				嘉定	吏	率義壯守地有功	頁590
六十		守城		崑山	達魯花	募民為兵守城	

²¹⁷ 史料來源處所書頁碼為《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頁數。

					赤		
葉秀實		憤無賴殺人	數十人	崑山		募勇敢士殺寺僧無賴者	
趙宜浩				赤城	知州進士	率民兵禦敵，城破走他處	頁592
陳子由				台州	豪民	受敕，集民丁抗賊，兄弟子姪皆死難	
楊恕卿					豪民		
趙士正					豪民		
戴甲					豪民		
洪安世				三江臨海		率鄉勇守三江，被殺	頁593
金剛奴	至正十三年			吳江	同知	募民爲水兵，水兵叛逃	頁595
舜天方				永嘉	住持	助守城池	頁596
陳國英		保鄉		溫州金舟	士	率豪右，集義民，守地有功	頁598
蔣于錫			數百人	溫州青田	青田義士	率義兵守城	頁600
陳止岩	至正十四年			瑞安	義士	率子姪領鄉兵討賊，得授州判	頁601
石抹		受朝廷		台州	副元帥	團結鄉民保衛處	頁603

宜孫		命				州，屢挫敵鋒	
章溢		報石抹之恩	數百人	台州	士人	集少年數百人，與石抹氏共擊海賊	頁604
俞元瑞		保鄉		麗水 俞源	處士	諸盜四起，團結鄉民以衛之	頁605
周嗣德	至正十五年	受朝廷命		平陽州	官	募丁壯為兵，守平陽州	
吳成帥				處州	義兵	討縉雲賊，中途不進而掠民財，被石抹宜孫斬之	頁607
葉應槐	至正十六年	求取功名		台州 臨海	平民	以所部鄉兵駐杭州，尋升水軍萬戶	頁608
吳揚		盡忠義與保鄉		黃岩州	同知	合鄉兵與賊戰，遇害而亡	
劉基				青田	進士官員	募義兵，平山寇吳成七	
王毅		保鄉救民	八千人	龍泉	鄉先生	與季文、章溢集鄉兵，克復青田縣治	頁611
季文		保鄉救民			學者		
胡嘉祐		保鄉	千餘人	永康	豪族	募兵御寇保鄉里	頁613
邁古思里	至正十七年	受朝廷命		處州 東陽	進士 行台鎮撫	募民兵，屢立戰功	頁615
劉公	至正十			楠溪	義士	集鄉兵御山寇，敗	頁619

寬	八年					方明善	
陳麟				慈溪	副元帥 進士	與民相保障，後受 他人之忌，遭到軟 禁	
顧圭		不欲爲 方氏臣		上虞	豪族	團結義兵滅強豪， 後爲方氏所害	頁623

資料來源：《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反韓林兒義兵一覽表

姓名	起事時間	集兵原因	兵力	地域	出身	事蹟	史料來源
李冕	至正十一年	保鄉		穎州	處士	率眾拒紅巾，罵賊而死	頁7
朵爾直班	至正十二年	受朝廷命		金、 喬州	行台御 史大夫	率毛葫蘆軍轉戰各地	頁13
李思齊				信陽 州羅 山	典史	與察罕帖木兒率 義兵屢退敵鋒	頁15
察罕帖木兒				穎州 沈丘	軍戶		
卞紳		保鄉	數百 人	大名	國子生	率丁壯擊賊，罵賊 被殺	頁16
東原某	至正十五年	守城		絳州 東原	太守	率丁壯守城	頁20

王淵	至正十六年			奉元路	判官	以義兵復商州，升同知事	頁22
田豐	至正十七年			濟寧路	義兵萬戶	叛降劉福通，後為元廷殺之	頁30
孟本周					義兵萬戶	敗田豐軍，還守濟寧	
神保				彰德路林州	達魯花赤	與民守寨，兵敗投崖而死	頁32
余寶				埭州	義兵千戶	殺樞密院事寶童叛，據櫟州	頁34
塔失帖木兒	至正十八年	受朝廷命		河北西山寨	中書右丞	與烏古孫良楨總行提調西山寨十一處	頁35-36
烏古孫良楨					中書左丞		
郭從善				上黨	縣尹	所募義兵屢破賊黨	頁44
李惟馨				潞州		率眾守鄉	頁45
王信				滕州	義兵萬戶	以滕州降毛貴	頁47
郭嘉				廣寧	總管進士	率義兵守城，力戰而死	頁49
伯顏				開州	領州事	結鄉民自保，罵賊	

宗道				濮陽		而死	
----	--	--	--	----	--	----	--

資料來源：《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參考書目

史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1967。
-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8。
- 王毅，《木訥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1324。
- 刑址、陳讓，《嘉靖邵武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91。
- 危素，《危太朴文續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7。
- 何東序、汪尙宇，《嘉靖徽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9。
- 余闕，《青陽集》，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14。
-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台北：中華書局，1960。
- 宋濂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96。
- 林世遠等，《姑蘇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6。
-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台南：莊嚴出版社，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239。
- 張時徽等，《嘉靖寧波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

叢書華中地方浙江495。

脫脫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許應鑠、王之藩等，《同治南昌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812。

陳相、謝繹，《弘治赤城新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史部177。

陳高華、楊訥主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6。

陶安，《陶學士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北京圖書館
古籍珍本叢刊97。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彭澤等，《弘治徽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史部181。

湯日昭、王光蘊，《萬曆溫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11。

程敏政編，《皇明文衡》，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四部叢刊初編
書108。

楊士奇，《東里文集》，台南：莊嚴出版社，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集部28。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97。

葉權，《賢博篇》，北京：中華書局，1997。

解縉等，《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

趙汭，《東山存稿》，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四庫全書珍本343。

劉基，《誠意伯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62。

鄭玉，《師山先生文集》，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1214。

- 盧琦，《圭峰集》，台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14。
-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台北：新興書局，1983，筆記小說大觀33編之9。
- 魏瀛等，《同治贛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100。
- 顧振宇，《萬曆仙居縣志》，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叢書集成續編231。
- 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台北：世界書局，1962。
- 權衡著、任崇岳箋證，《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近人研究：

- 山根幸夫，〈「元末の反乱」と明朝支配の確立〉，《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2東アジア世界の展開Ⅱ》，東京：岩波書店，1971。
- 孔飛力（Philip A.Kuhn）著，王慶成主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王崇武，〈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歷史研究》，1954.4，頁53-71。
- 王崇武，〈論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展蛻變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歷史研究》，1954.3，頁87-110。
- 史衛民，《元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 李則芬，《元史新講》，台北：中華書局，1978。
- 周良霄、顧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岡本孝，〈元末期に於る義兵について——処州義兵集團に関する史料〉，《北陸史学》27，頁35-45。
- 邱樹森，《元朝簡史》，福州：人民出版社，1999。

- 邱樹森，〈元末紅巾軍的政權建設〉，《元史論叢》1，頁91-108。
- 洪麗珠，〈元代晚期朝廷的政爭－權力爭奪或意識形態的衝突〉，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1。
- 唐立宗，〈陳友定與元末福建地方政局（下）〉，《大陸雜誌》100：2，頁60-69。
- 唐立宗，〈陳友定與元末福建地方政局（上）〉，《大陸雜誌》100：1，頁25-48。
- 陳高華，〈元末浙東地主與朱元璋〉，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90-306。
- 陳高華，〈元末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的政治動向〉，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258-289。
- 陳高華，〈論朱元璋與元朝的關係〉，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316-327。
- 陳得芝等著，《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
- 湯開建，〈元明之際廣東政局演變與東莞何氏家族〉，《中國史研究》，2001.1，頁103-121。
- 楊訥，〈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元史論叢》1，頁109-136。
- 蕭師啓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爲中心〉，《台大歷史學報》32，2003.12，頁77-138。
- 蕭師啓慶，〈元近四十年來大陸元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頁269-311。
- 檀上寬、阪倉秀澤，〈元末民衆の叛亂〉，收入谷川道雄主編，《中国民衆叛亂史》2，東京：平凡社，1979，頁189-351。

The Study of Militias in the Late Yuan Period

Huang, Wen-Rong*

Abstract

The main point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militias emerged in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They were enlisted from local areas and became important local force to protect their home town. This study pursues their origin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from local gentry and the Yuan government, to meet the shortage of this field.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as a result of militias is to protect their home, pledge loyalty to Yuan government, and gained benefits.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is protect the home that urged local gentry and people fight bandits. Secondly, the commanders of militias were from authoritative officials, rich man, educated person, and common people without wealth. They lead militias with simple organization. Thirdly, although militias have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were seriously corrupted and conflicted within the Yuan government which led to their demise.

Keywords:

Yuan Dynasty; Late Yuan Period; Militias

* Ph.D Student in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